

蒲公英

是的，我還沒老



公英閣小札

每週一篇雜文，有時寫起來行云流水，一下子就寫好，有時驢頭抓腦，想了老半天都擠不出一個字來。

我從來不敢說自己是「作家」，只是個熱衷於塗塗寫寫的「寫作人」，能當個「寫作人」，總比一心想當「作家」，沒當成，卻成了名附其實的「坐家」來得實際。

人老了，說實在的，我還不是怎麼老，今年也才七十有八，八十還不到怎能整天自己嘖嘖著叫「老」呢！

是的，我還沒老！莫再整天老氣橫秋，倚老賣老的。

左腳整天酸疼，請了位跟跌打醫生差不多的專業治療人員給我按摩腳踝骨，已治療了好幾次也沒見效，只有忍吧，走著走著腳疼了，就找個地方坐了休息。

我還是堅持著每天吃過午飯，休憩會就與老伴逛商場，以前每天走一萬多。如今每天也只能走個四、五千步左右了。不像年青時，不僅能走，那時還天天都做跑步運動。

記得，我還是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位大約大我四、五歲的青少年，與我隔鄰而居。

那小伙子，是位地道的廣府人，在香港出世，他是家人的獨苗，寫得一手好字，也會畫圖畫，可惜唸了幾年中學就懶得再上學了。熱衷於武術，那時我上的是上午班；一放學，趕緊把功課做完，就跟他一起鬼混去。

其實我們也只是散散步，有時請我喝奶茶吃點心，上天台教我武術，那時我才十歲左右，學點拳腳，一學就會，可惜母親怕我學壞，不讓我去學功夫。

記得，有一次，我跟他好像到西營盤

那地方，我記了大清楚，上了一棟唐樓，五十年代的香港三、四層的唐樓還很多。在陰暗的樓梯間，有一位仙風道骨的人，用一張銀鉛紙，上面用火一點，昇出幾道白半圖，他就用一根吸管猛吸，離開我，我那伙伴告訴我，那個「道友」在「追龍」。

道友就是癮君子，「追龍」就是吸毒。

我們上得樓後，見不著那間武館的師父。那次的上武館拜師，沒拜成，就沒有再次上門登門拜師了。

記得，有一個晚上，吃過晚飯，那位我叫他「阿龍」的好朋友，約我出去散步，我們走在一個幽靜的山道上，「阿龍」點著了一根香煙，我也要了一根。有模有樣的學起抽煙，有對中年夫婦，那女的把我叫住，一把搶了我手上的香煙，扔掉了，還用鞋猛踩了幾下，把香煙踩得希巴爛。把我訓了幾句，我猛的，見到她威嚴又慈祥的眼光，心堅像觸了電似的。

這情景，印在我的腦海六十幾年，至今還記憶猶新。

現在再仔細回憶一下，叫「阿龍」的那位，童年的好朋友，只是個貪玩不想讀書的大孩子，也沒壞到那裡去。

後來，父親就把我帶過洋了。記得沒離開香港前幾天，又與一些要好的同學見面，他們告訴我，老師說，又一位好同學離開我們了。想不到我這學習成績在中上的學生，在老師們的眼中，還是個好學生呢！

是的，我實在還沒老，陳年往事還記得這麼清楚，只是有時剛想起要說的話，要做的事，昨天發生的，一下子就忘掉了。

是我，我果真的還沒老？

2026年10月5日

老油條

回家的路只有「一國一制」



談天說地

台灣問題是國共兩黨政治領袖在不同理念為拯救脆弱腐敗不堪一擊中國命運的鬥爭。翻開國共鬥爭頁冊，國共內戰早始於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黨「四一二」事件，隨後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於是大規模國共衝突隨之爆發……。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標誌全面內戰開始……。

有些人認為國共在大陸最後一戰是1949年秋「川康之戰」，解放軍向西南進攻，至12月底到達成都，西康失守，導致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撤守台灣……。

一些人認同，卻認為西昌戰役才是國民黨軍隊的最後戰役，1950年3月12日解放軍向西昌發動進攻，殲滅國民黨殘餘守軍，此戰役後將國民黨軍勢力徹底趕出大陸……。

1949年大陸解放後，國民黨殘餘部隊大約十萬人退守海南島，由薛岳擔任防衛總司令。當時解放軍第40軍，43軍及炮兵加上瓊崖縱隊2.5萬，解放軍總兵力有12.5萬人，由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統指揮……。

海南島國共開打之前1950年3月5日到4月1日，解放軍先以4批先鋒部隊，分2批4次潛渡瓊州海峽，將8000多名兵力搶登上島作為接應力量……。

1950年4月16日晚，2.5萬名解放軍官兵乘木船和機帆船發起總攻。4月17日主力成功在臨高角登陸，粉碎了國民黨軍的防禦體系。4月19日國共在澄邁美亭地區展開海南戰爭史最大規模，最殘酷的決戰，雙方投入兵力達到8萬多人，戰況慘烈……。

解放軍全殲國民黨軍一個師，重創5個師……。

解放軍乘勝追擊拿下海口，5月1日解放全島……。

但也有歷史資料顯示國共兩黨內戰衝突最後一仗應該是一江山和大陳之戰，有人將之定性國民黨大陳撤退視為國共大規模正面

軍事對抗的終點……。

解放軍首先攻佔一江山島的目的，就是要作為進攻奪取大陳島的先決條件，一江山之戰與老蔣大陳撤退在戰略上是連續的，共同構成了國共內戰浙東沿海作戰的終結……。

國共內戰延續至1958年8月13日台灣空軍出動二架RF-84偵察機，在12架F-86國民黨空軍掩護下偵察福州機場，解放軍空軍起飛4架米格17迎擊，在閩江口上空擊傷2架RF-84偵察機……。

到隔天8月14日國民黨空軍起飛11架F86入侵福建沿海，解放軍起飛8架米格17迎戰，雙方在平潭上空發生空戰……。

台灣省至今尚未解決是國共內戰餘留的問題。今天在這些叛國買國敗類主政下，竟串通日本將之說成是「台灣地位未定論」，李登輝也曾說釣魚島是屬於日本，今天吳釗燮也將中國南海說成西菲律賓海，吃碗內扒碗外這種民族敗類賤貨台灣人，多如牛毛……。

台灣解放後絕不能讓其寬鬆施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因為台灣是國共內戰餘留未決的內政問題，並不像香港是從大英帝國佔領一百多年收回的領土……。

如今台灣社會遊蕩滿街許多是二戰日本野種留下的台灣後裔，再來從李登輝接政，到今天賴清德這務實台獨工作者，台灣已有63%的年青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解放後再給台灣人一國兩制台灣模式，那簡直是自尋死路，它的後果將會比香港反中情況更加嚴重更難收拾更難處理，亂港黑魔份子是一樁赤裸裸外部勢力滲透，煽動反中獨立的鐵証，這帶給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是一樁活生生疼痛的教訓……。

更何況台灣社會深埋一股反中的社會反中台灣人，專門鼓吹台灣獨立反中的社會亂流者。若不以強硬手段乘早活捉這幫台獨分子，實施「一國一制」重新早日恢復中華歷史和文化愛國課網教育，即使台灣收回後永無寧日可言……。

稿於2026年9月18日

林南宏

菲律賓為什麼培養不出足夠的華文老師？



各說各話

我們都明白「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的道理。但如果每天都有人把魚送到你家門口，而且成本不高有時候甚至免費、品質也好，那麼自己買船、學釣魚、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生態系統，還有必要嗎？

菲律賓的華文教育正是遇到這個問題。過去三十五年，我們逐漸習慣這些師資會源源不絕地供應，以為血總輸不完，因此即便另一邊正在淌血，也認為可以再撐一下，久而久之，重要且不緊急的結構問題，反倒溫水煮青蛙，看似沒那麼急迫了，才演變成如今的情勢。

然而，華校真的沒有在培養華文教師嗎？這絕對不能一竿子打翻每一位前輩的努力，只是有其他角度我們必須切入。我們必須回到現實面，每一間華校的董事會，都有不同的考量，有的招生已經沒有問題，不但可以養活自己，也有足夠的能力去投資師資的未來，甚至擴建校區；但也有的隨時面臨倒閉風險，藉著各方善心人士的捐款，努力維持，這時候輸血的方式就顯得格外重要，都快斷氣了，還怎麼討論營養與否呢？

不是沒有人教釣魚，而是魚一直有人送來

讓我們來盤點外在投入的資源到底有多少。中國大陸有外派教師、志願教師，也有華教中心推動的「造血計畫」；台灣長期透過僑教體系提供教材、教師培訓，也曾派遣教育服務役來菲；菲律賓現在除了本地的「菲律賓華文學校聯合會」之外，也還有菲律賓華教中心，還有晉總與商總的資源，甚至孔子學院在菲律賓都已經設立了五所，每一個單位都提供華語教學、師資培訓與教育資源。換句話說，菲律賓缺的從來不是「有人來幫忙」。

但，真正奇怪的是：這麼多年來，幫助沒少過，為什麼菲律賓還是缺中文教師？我們必須回到職涯的現實面來討論。如果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您也曾經在教育現場，我想請問，在你們班上，中文最優

秀的那幾位學生，有幾位在畢業之後，把華文教師當作是職涯上的選擇？

一個中文學習得很好的菲律賓新一代年輕人，有什麼誘因，會讓他想要投入華文教育，成為一名華文教師？如果他中文好，他可以進企業上班，可以自己從事貿易，就算只是當翻譯，去找外商當客服，甚至進入跨國公司，好像每個選項都比當華文教師更好。

況且，會中文和會教中文，本來就是兩回事。今天菲律賓華校學生的中文，在學習上已經必須使用第二語言教學法，如果在沒有客觀環境跟條件的前提下，還不切實際地認為死背就能把中文學好，以前都是這樣學的，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在教學上會得到非常大的反彈。中文在菲律賓，已經不是第一語言，而是第二甚至第三語言，教學方式必須有所改變，這對於還在第一線的華文教師們而言，是一份非常艱辛的工作。

這也是為什麼，外在資源的投入如此重要。菲律賓華教這幾年真的缺「師資培訓」嗎？從來不缺！講座、工作坊、研習營一個一個開、一場一場舉辦，但是下課後呢？老師們回到教學現場或許可以先用學來的三招，但半年後呢？是不是只剩一招？還是最後還是抬起了老招，繼續用自己習慣的方式教學？而效果不理想，真的是現在學生太難教，還是因為教法已經不合時宜？

如果大家並沒有將師資培訓中所習得的一招半式，真正活用到教學現場，並且就老師的專業演化出更新穎的招式，那師資培訓將只是一場大型打卡領便當的活動，資源投入了，成效最後卻發揮不出來，終究是一場空。

外在的資源投入了這麼多，華校學到了多少？台灣跟大陸又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

今天的討論重點，始終以「菲律賓」為主體，所以我們必須撇除政治的紛擾，平心而論，才能真正正視問題的根源。談到菲律賓華文教育，不能只看到中國的貢獻。台灣長期以來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

仍然持續透過僑教體系，在教材、教師研習、師資培訓等不同層面，參與菲律賓華文教育從不缺席。2015年，我自己就是十九名來菲教育服務役男之一。所以我很清楚，台灣與中國提供的支援不是同一套制度，也不應該全部塞進「輸血計畫」這個名詞裡。

如果一定要延續一種醫療比喻，華教中心的計畫叫「輸血」，那麼台灣過去提供的各種僑教資源，或許比較像是另一瓶「點滴」。來源不同、制度不同，提供的內容也不同。但雙方各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來自身體之外的養分。

輸血可以救急，點滴可以補充養分，但不論外面的資源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還是其他地方，真正決定一個教育體系能不能長久的，還是這些資源最後有沒有留下來，變成菲律賓華文教育自己的能力。

十多年前，在一次餐敘的場合，一位華校校長曾經跟我聊到，可以使用到本地華文教育的資源，為什麼受到外在政治因素影響跟干擾？

當時我跟他說，我有我個人的政治立場，可是對於菲律賓的華文教育，我完全同意他的疑問，我也認為應該要回歸到華校主體來談，教育需要政治現實，但不能只剩政治。這個問題這麼多年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這部分我下一篇會繼續深談。

全世界有這麼多華文教師，為什麼菲律賓不是他們的首選？

全世界從事華文教育的人其實不少。如果菲律賓真的缺老師，理論上華校不一定只能等待中國大陸派老師，也不一定只能等待台灣提供支援。華校完全可以到國際人才市場找老師。那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大量專業華文教師，主動把菲律賓當成海外工作的首選？

這恐怕就必須回到很現實的條件。薪資多少？住宿誰負擔？工作簽證好不好辦？醫療保險呢？一星期上多少堂課？除了教學之外還有多少行政工作？合約穩不穩定？三年、五年之後，又有什麼職涯發展？如果一名專業華文教師可以去日本、

厚重的的泥土壓著保證安全。

安排停當後，覺得草不夠干，因沒賽幾天，而竹子也含點水分，因為我早晚都有為蔬菜澆水。所以我決定去要去找至少一大把干早稻草墊在竹子下當引火的竹子。

萬事俱備，特持一打火機，點了被塞在最底部而尾巴露出來的稻草尾巴，然後幾經牽引，終於慢慢引來了底部干稻草的逐步燃燒帶動草和竹子的燃燒，漸漸濃的卷龍般漫起，驚擾到鄰居動問我說明她們才放心。偶爾火舌也往旁邊稍微冒出，但總不會燒到裝修的瓷磚。

下午再看，還有點草與竹未燒過，明天得再向母親要一把干稻草來繼續燃燒。邊燒邊想到台灣回歸的事兒。我想，

上下皆立足厚德載物的土，那是保證燒糞安全的一道工序，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比如一個中國的共識和保障民生互補等。至於那點火的則在兩岸官僚階層，他們都要出以公心大局為重來對待此事，以防作出親痛仇快的事，而能做出彼此雙贏的決策並付諸實施。

毫無疑問，兩岸和平統一是一雙贏的大事，也是大中華的振興的實證，掌握這個大方向的兩岸官方，是都成共享盛舉的點火般的關鍵。這個關鍵要把握好，就要粉碎私下幫派或偏見的枷鎖，才攜手共同點好這把火，燒成大中華復興的火燒糞，造福兩岸中國人，也為世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盡可能大且好的貢獻！

2026年9月28日寫於閩南鄉野老家

謝如意

家園燒土糞思台灣回歸路



心底流雲

一個來自城市的家人，主動買來一根掃把，自覺把小院子水溝周圍的草剷除集中一地，且沖洗乾淨迎中秋節。

我既然把絲瓜角瓜連根拔掉幾天了，順便揮鋤把能搞斷的竹子搞定，也集中一地。

我把原來的草從集中處移出來，把今

天的竹節靠在一邊準備墊底，因為它們橫七豎八正好彼此間留有空間可通空氣。

不過，在這之前，我把原來的老土用鋤頭挖動到一定的深度，使之成為一個凹坑，坑的下面更有土墊底墊底，燃燒時下面的土也會熱，但不會燒黑最底層那裝修的石質磚，其上的竹子在它的身體上與它們彼此身體依偎著。

原來的草放在竹子的上面，最上才是